

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提名揭晓 玉兰飘香 出人出戏出佳作



记者昨天获悉,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(以下简称白玉兰戏剧奖)各奖项提名名单已经产生,提名获奖演员共40人,其中主角奖20人、配角奖10人、新人主角奖5人、新人配角奖5人。本届白玉兰戏剧奖特殊贡献奖授予著名表演艺术家吕瑞英,奖掖其为中国戏剧艺术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。

青年报记者 郦亮

作为上海著名文化品牌之一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,创设于1989年,至2023年度已举办了31届。截至第31届白玉兰戏剧奖,共有2200多台参评剧目、申报演员3800余人、获奖演员826人。而贯穿全年的白玉兰戏剧奖演出、评奖活动,在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、促进国内外戏剧交流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,也成为具有鲜明标识度的城市文化风景。越来越多名团、好戏、优秀文艺家奔着上海这一“源头”“码头”而来,在戏剧舞台上各显其能、各展风采。

据悉,此次白玉兰奖评选是近年来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届。评委会共受理参评剧目83台,参评演员总数152人,剧目和演员数量均创白玉兰戏剧奖历史新高。提名奖获奖演员剧种多样化、地域分布广,尤其是涵盖了西藏自治区、中国台湾地区的话剧演员,俄罗斯音乐剧演员。此外还有目前知名的影视演员回归舞台。而参评戏曲剧目,则包含中国大江南北13个戏曲剧种。另外,青年人日益成为主流,在本届参评剧目中,由90后担纲主演的剧目不在少数,他们以亮眼的表现赢得业内专家和广大观众的赞誉。

白玉兰戏剧奖特殊贡献奖向来是一大看点。今年的“特殊

贡献奖”授予越剧宗师、“吕(瑞英)派艺术创始人”吕瑞英。今年92岁的吕瑞英,是目前越剧界硕果仅存的开宗立派的大师之一。她戏路宽广,专长花旦,兼擅花衫、青衣、刀马旦。音色甜美,音域宽广,在汲取袁(雪芬)派委婉典雅、细腻隽永风格的基础上,增加了活泼娇美、昂扬明亮的旋律色彩,因而独树一帜、自成一格。所以吕老获此奖项,也是众望所归。

最后的奖项将在4月26日晚举行的“花开白玉兰·绽放新时代”颁奖晚会上揭晓。颁奖晚会的舞美设计风格更加注重颁奖的仪式感,节目与颁奖环节相互穿插,以祝贺性、主题性和跨剧、跨域、跨界的原创节目为主。风格上体现出海派国风元素,晚会开场是戏曲绝活“亮相”,包括川剧变脸、晋剧耍帽翅、京昆剧的矮子功、耍佛珠、耍双锤等,同时也注重推介历届白玉兰戏剧奖获奖者来参与表演。颁奖晚会后,白玉兰戏剧奖将组织获奖演员代表深入基层,于4月27日赴闵行区大零号湾文化艺术中心举办深入基层文艺志愿惠民演出,慰问科创工作者与高校师生,进一步提升白玉兰戏剧奖的影响力、辐射面和社会效益。

说到白玉兰奖,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、专职副主席、昆剧表



吕瑞英获白玉兰戏剧奖特殊贡献奖。

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

演艺术家谷好好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很长一段时间,戏剧演员要证明自己的一种成功,就是觉得应该有“两朵花”,一朵是“梅花奖”,一朵就是“白玉兰奖”,所以今天戏剧界也有“南兰北梅”的说法,这“两朵

花”应该说是中国戏剧界现在的最高的奖项了。

“今年我们欣喜地看到,一台接着一台,好戏连台,我们特别欣喜的是看到了涌现了一批青年的这个演员,这是让我们特别感到骄傲和感到欣慰的是,年轻人

现在90后在舞台上是那樣的自信潇洒自如,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戏剧的发展后劲。”谷好好说,给演员颁奖,不仅仅是个人获得一朵白玉兰,更是对一个剧种一个行业的激励,也是推动人才培养的一个抓手。

数字赋能 千年古音在当代焕发新生



中国音乐“活化石” 遭遇时间挑战

泉州南音是中国明清时期留存至今的珍贵音乐文化遗产,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作为世界上最缓慢的音乐之一,其独特的节奏、曲调和器乐演奏给人以深邃旷远之感。它融合了音乐、曲艺、杂技、戏剧等各种艺术元素,蕴含着浓郁的民间文化底蕴,堪称福建文化宝库中的明珠。

南音脉络可上溯至唐代“音儿”“岷人戏”。宋代受当时盛行的府城曲、福州平民调的影响,逐步形成固定曲调。明清时期,吸收了南方妙曲和三槌子、采茶戏、邵武戏等地方戏曲艺种的曲牌和表演手法,使南音内涵更加丰富,发展出许多流派。其以一支乐队伴奏男女老少演员唱念做打的各种曲目为特色。伴奏重锣鼓,以大锣小锣、器锣为主,声腔高亢激越,节奏强劲有力,唱词流利顺口。曲牌形式有唱曲、念白、做旦角、打腔等,既有追求艺术审美的“曲艺”,也有寓教于乐的“说唱”,包罗万象。

点水南乐发起人、制作人R2(蔡凯东)透露,自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泉州音乐人,从小南音就在他生活中无处不在,“然而进入21世纪后,随着泉州城市建设的加速,千年南音逐渐在时代新兴产物涌入的过程中淡出人们的视野。”

于是,他和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,想通过新的方式,让传统南音在当代焕发新生。因此,一支发源于福建泉州,拥有独立创作、编曲、混音的南音团体——“点水南乐”乐队——诞生了。这支由主唱郑明明和制作人R2组成的创作团队,除了由演奏家沈艺捷和张容盼演奏的洞箫和打击乐,还融合了三弦、二弦、爵士鼓、贝斯和合成器等。他们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数字艺术巧妙结合,开启了一段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。主唱郑明明说:“第一次在上海开大团队南音专场,希望能将我理解的南音传递给大家。”

如何用数字技术 展示千年“非遗”?

如果说南音是音乐的活化

石,那当代数字技术就是它重生的温床。怎么做?乐队成员们运用编曲、录音、混音等数字手段,实现了对传统南音的“再创造”,不仅在声音的表现上更富有层次和深度,而且在创作和演奏过程中也融入了数字技术的便捷和创新。

制作人R2深知古乐青睐现代科技的渴求:“最古老的音乐,就是最需要现代技术辅助的音乐”。乐队主唱郑明明也坦言,现代音乐科技让南音得以走出小众圈层,在更广阔的空间传播。

这次在上海的音乐会,呈现了十余首全新演绎的南音代表作,包含南音四大名曲中的《梅花操》和《走马》,节选自现存唯一一套倍思管大谱《阳关曲》中的《西出阳关》。此外,还有《风打梨》《非是阮》《鱼沉雁杳》《直入花园》等曲目。作品将如“起指煞谱”“慢捻指起曲”“横抱曲项凤头琵琶”“一尺八寸V型吹口箫”“南音工义谱唱”“古泉州方言文白读”“上四管乐器”“下四管打击乐器”一类的南音底蕴通过现场奏唱、讲述、互动三者合一的方式,在数字科技的辅助下呈现。因此这不

仅是演奏舞台,更是一场融合视听多元体验的艺术展现。

不过,古音的魅力在于“古”,编曲的过程中,如何更好地平衡传统与创新,也是乐队一直在研究的内容。他们决心在创新中不改变任何音符,最大程度地保留了“唱词、旋律、演奏法、节奏、速度、调性”等传统因素,将现代音乐编曲、录音、扩声等技术手段巧妙融入,赋予南音全新的听觉体验,听感变得更有层次与丰满,又存住了南音的传统韵味和所想表达的情感。

“我们本着对传统极度敬畏的态度,努力在古人留下的音乐架构内创作。”制作人R2说,“这正是平衡传统与创新的不二法门。”

甚至,连演出的形式都相当尊重传统——传统南音人站在舞台中心,现代乐手则谦逊地在两侧伴奏。

上海音乐厅方面表示,这样的演出旨在支持音乐家探索音乐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创新,推动数字音乐作品的创作与发展、为原创优秀的音乐作品搭建国际展示平台,也共创未来音乐演艺新形态。

“非遗”的传承一直是挑战当下人类的课题。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上海音乐厅“数字缪斯—2024音乐科技融创节”,近日再度来“解题”:来自泉州的“点水南乐”乐队,受邀在这个音乐节的“乐无穷”展演板块中,以创新的数字呈现手法诠释泉州南音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青年报记者 陈宏